

宣傳叢書之八

對俄外交問題

1929

中國國民黨廣東省宣傳部印行

對俄外交問題目錄

對俄外交問題……………黃季陸

一 導言……………一

二 中俄外交關係的史畧……………三

三 俄國革命後的中俄關係……………八

四 蘇俄最近擾亂我國陰謀的暴露……………一七

五 最近國際形勢與對俄外交……………二四

甲 蘇俄在歐洲與近東的失敗……………二八

乙 最近遠東的國際形勢……………三四

丙 蘇俄果可以依靠日本嗎……………四二

六 結論……………四九

二 對俄問題之外交與軍備……………李揚敬

一 中東問題與俄國……………五九

二 中東問題與日本……………六三

三 中東問題與其他列強……………六七

四 中俄外交忽張忽弛之原因……………六九

五 我國對俄之軍備問題……………七二

六 對俄問題與我國國民革命之前途……………七九

對俄外交問題

黃季陸

——七月廿三日在黃埔軍校演講——

一 導言

在未講中俄外交問題之先，先要明白俄國同中國在地形上有何關係，然後把現在國際形勢來分析觀察，以推測將來我國應走那條道路。

我們知道在鴉片戰爭時，中國有個舊式政治家林則徐——他曾經拒抗英國勢力，焚燒鴉片，在他臨死的時候，有句遺言說：「中國的外患，眼前只有英法；但將來真正的外患，還是西北的俄羅斯。」在八九十年前的人已經想到俄國問題的了，這實在並不算稀奇，我們試把中國地圖翻開來一看，歐美各國同中國接觸的，只有空遼無際的海洋，距離很遠，在軍事及各方面講，只要有防守的力量，已經够了。因為海軍橫渡大洋，供給及作戰，都很感困難。但在我國西北東北的疆界，幾乎全部與俄國銜接，在此情形下，俄國要侵掠中國，是很容易的事件。西北方面有廣漠

的甘肅，伊犁，新疆與俄國接壤，在東北方面俄領西比利亞及海參威一帶，又與我黑龍江一帶十分接近，自西比利亞的鐵路完成後，俄國到我國東北的邊境，交通很爲便利，所以以我國國境的情形來講，俄國足以爲中國國家之患較任何國家爲急。但是在最近數十年來俄未爲中國的大患，又是什麼緣故呢？這裡有幾點應當說明的。本來在帝俄時代，俄國已集中很大的力量來侵掠中國，可是後來經過種種的變遷，終於受了阻碍。如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比較光榮可紀的尼布楚條約，就是給俄國南下的第一個打擊。在尼布楚條約以前俄國在黑龍江已經營得有很大的基礎，因爲清庭當時的武功正盛，給俄國南下政策一個很大的威迫，牠的野心也不得不稍爲斂跡。後來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俄國大敗，是俄國侵畧中國的第二個打擊。但這次事件並不是中國自己的力量能够把俄國南下的勢力阻止，而是日俄兩國在滿蒙一帶勢力的新陳代謝。從中國自己利害上說：減輕了俄國的勢力，又增多一個日本。等於去了一個豺狼又來一個豺狼，結果還是中國吃虧。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革命，經過長期戰爭和各國的封鎖，無力侵畧。這是俄國侵

畧中國的第三個打擊。

從以上簡畧的敘述看，近數十年來俄患之不如我們想像之急，並不是俄國不曾積極侵擾中國，也不是中國自己的力量可以阻止俄患，實際上則因為國際的關係及牠本身的缺點和變遷，使牠有不得不暫時中止其侵畧我國企圖的地方，現在蘇俄的國勢和牠的東方政策已經恢復其帝俄時代的舊觀了，所以最近的對俄問題的嚴重，絕不是偶然的。八九十年前的舊式政治家林則徐的預斷，依然是沒有錯誤。我們的總理孫先生從前主張中國都城應設在甘肅蘭州，完全是為國防上着想。因為中國地域遼闊，而最緊要還是在西北與俄接壤的國防問題。

以上是對俄外交問題的一個楔子。現在我們再就中俄過去外交關係作一個簡括的觀察。

二 中俄外交關係的史畧

要明白過去中俄外交的關係，可以簡畧的分為三個時期：

一，帝俄時代的中俄關係——一六八九——一九一七

二，俄國革命後的中俄關係——一九一七——一九二九

三。此次哈案與中東路的接收。

在七八世紀以前俄國尙是蠻族，說不上文明。其原始爲諾曼族，由瑞典遷徙到芬蘭一帶地方，被斯拉夫族及芬蘭打散。後因乘斯拉夫人內潰的機會，乘機侵畧，方才崛起。在我國元太宗時（一二三五年）——中國領土擴張最大的時候，命拔都征俄，結果國境的擴大，一部分達到匈牙利，一部分達到波蘭，當時全部的俄土之七八已在元朝武力統治之下。蒙古佔領俄土後成立金漢黨國，統治垂二百餘年之久，現在看察俄國的風俗習慣有許多與歐洲不同，就是因爲被元朝統治幾百年之故，這是很遠的事。過後中俄的外交關係，在明朝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有兩個俄國的哥薩克人到北京，要求交通，這是元後中俄發生關係的第一次。後來俄國以武力統一國內的散漫民族，向西伯利亞發展，同時侵畧到我國黑龍江以北，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其時黑龍江尙爲荒地，中國無固定的國界，俄國勢力直

到了現在的恰克圖附近一帶。當時康熙感覺到俄國侵畧的危險，才同俄國交涉劃清國界，派一個很能幹的大臣索額圖到尼布楚——在黑龍江北，爲俄人所築，——去和俄使費要多羅訂約，這次條約，損失的土地不少，可是中國對外交涉全部看來，還是很光榮。交涉的情形：康熙一面派遣大使，一面調集一萬多大兵，迫近尼布楚城；當時俄使很恐怖，但以屈於武力之下，不得不爲城下之盟，遂締結尼布楚條約，其大要如下：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卽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達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界，其嶺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國界。

二，以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爲中國屬，河之北岸爲俄羅斯屬。其南岸之眉勒爾喀河口所有俄羅斯房舍，悉行遷移北岸。

三，雅克薩，俄羅斯所治之城，盡行毀除，所居俄羅斯人民及諸用物，悉聽撤往察罕汗之地。

自此條約成立後，俄人南下之勢稍爲斂跡，故在尼布楚條約後七十年之久，俄人對我國之態度，甚爲溫和，同時且派留學生至北京學習漢文。讀中國近代外交史除尼布楚條約外，幾乎無役不是喪權失地，惟此次則比較光榮可紀，自此以後尙有所謂北京通商條約及恰克圖條約，然均關係于中俄通商貿易之協定，於國家之主權尙無大碍。

自一八四一年鴉片戰爭後，我國頻經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軍之役，國家多事，俄國遂一變從前尊敬畏懼的心理，看穿中國的弱點，看見中國的內亂及受各國壓迫，遂於一八五八年強迫中國訂立愛琿條約，將尼布楚條約的精神完全變更，把黑龍江以北，興安嶺以南二百五十餘萬方的土地，完全割與俄國。我國一面損失土地，一面損失黑龍江松花江航權。從愛琿條約後俄國侵畧中國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後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伊犁事件，繼之而起，我國喪權失地賠款尤不可紀，於是俄患也就日迫一日了！

從俄國侵畧中國政策成功後，列強很爲驚惶，尤以英日兩國最爲恐怖，英國欲

防止俄國在中國的發展不得不聯日本以制俄，後來的英日同盟的發生，其目的就是在聯合打倒俄國在遠東的發展。一九〇五年日俄戰事發生，以蕞爾的日本能打敗俄國，背後全靠英國幫忙，戰後俄勢大減，代之而興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於是日本遂成爲東亞及滿蒙問題的中心。

現在再講中東鐵路的來源。俄自愛璉條約後，侵畧我國甚急。自甲午中國敗於日本，我國遼東半島均爲日所佔領，俄國看到日本之興起於其侵畧中國政策大爲不利，於是俄乃聯合德法二國強制日本歸還遼東。當時我國朝野見着日本的勢力天強大，又因俄人之誘惑乃由李鴻章赴俄於一八九六年與俄締結中俄密約，密約的大意，雖說是中俄兩國對日本一種攻守同盟的性質，但俄國本意完全在利用此密約，以遂其侵畧滿蒙之志。密約第四條有根據中俄關係，中國政府允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造，接鐵路以達俄國海參威之規定。又同時規定此路建築權歸華俄道勝銀行承辦，是爲中東鐵路之原始。

自尼布楚條約後，我國經俄國種種侵畧的事實，已如上述。侵畧的延展，一直

到歐戰發生及俄國一九一七的革命乃畧為停頓。及至一九一九年俄國因為被歐西各國封鎖，孤立無援，國勢民生日即窮困，於是乃轉其視線向遠東求發展，此為最近俄患發生之原因。

三 俄國革命後的中俄關係

現在再談俄國革命後的中俄關係。

歐戰以後，歐洲各國為厭戰和平與社會主義思潮所瀰漫，改造社會的主張異常蓬勃。俄國革命後以世界革命理論，攻擊資本主義為號召，當時頗能獲得各國勞工界與思想界一部分同情。蘇俄利用各國厭戰心理，把舊俄時代對各國締結的條約，債務宣佈無效，各國也因戰後力疲，不能向俄作武力的爭鬪。又因俄國以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號召各國勞動階級，牽掣列強。列強此時對俄既不能用武力積極爭服，始出于封鎖蘇俄一途。蘇俄在各國嚴重封鎖之下，孤立掙扎無法解脫。同時惟有進行其平日所提出的兩個口號：一個是扶助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一個是援助

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頭一個口號的效用，使牠在孤立的外交中，得到一些同情者；第二個口號，可以使各國勞動階級牽掣其本國對俄的封鎖。但是第二個口號的效力很弱，列強的封鎖政策，不爲少動，弄得俄國國內凶年饑饉內亂不息。列寧看見向歐西發展的困難，只有轉向東方再尋出路之一法。同時中國是地大物博，人民衆多的國家，蘇俄要從四面封鎖中，衝開一條出路，以予各資本主義國家以打擊，只有向中國方面經營的一途。一九一九蘇俄特對華發表宣言，以博我國同情，宣言大意說：邀請中國即開談判，磋商廢棄一八九六年之中俄密約，與一九〇一年之北京條約，乃至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訂結之一切協約。簡言之，即將帝俄時代侵奪中國或偕日本及其他聯盟國共同侵奪中國之權利一概歸還中國，此外更宣言放棄舊時中東鐵路及一切鑛產森林及他種種產業的權利。自此宣言發出後，我國因爲久受歐美列強的壓迫，到處都是敵人，從無朋友。列強在華利益侵佔的護身符的不平等條約，從無有如俄之甘願放棄者，故對蘇俄宣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當然引爲滿意喜出望外。一般民衆經此空言誘惑之後對俄觀感爲之一變。但

經過近幾年得來的教訓，才知道錯了。列強以武力經濟來侵畧中國：蘇俄以小利來引誘中國，而且所謂小利又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情，猶如引餌釣魚，見餌而食固快意，因貪餌而亡身則更覺晦氣！

一九一九蘇俄發表此項宣言，表面固然是買好中國民衆的歡心，暗地裡却進行兩種工作：一，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畧在中國自此穩植根基 徐圖發展；二，在中國造成共產黨的勢力來支配中國，更進而作爲擾亂全世界的工具。

從一九一九年後，中俄關係大變，接着又有買好中國的第二第三兩次宣言。此項宣言都是加拉罕起草的，不過我們要注意的，二三次比第一次不同，而此兩次宣言對於博取中國同情的話說得特別可聽，但對於放棄在華利益等話則迄無具體表示。一九二三年加爲大使，與我國商量恢復國交。締立中俄協定——若根據第一次宣言，則此協定內容無異一面說放棄一切權利，而一面又在保留其帝俄時代的權利。自中俄協定成立後，國人對於蘇俄之用心乃漸漸明白。

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雖在北京成立，但中東路在奉天勢力範圍，當時的奉天在

北京權力支配之外，彷彿另外是一個單位。加氏看清這點，一面承認北京爲合法政府，與之訂中俄協定，但因奉張不承認，又親赴奉天私與奉張訂奉俄協定。此兩協定內容雖差異甚少，但有一點我們應當留心。就是俄國既以放棄一切權利來引誘中國訂結保持權利之中俄協定已屬滑稽，而在外交方式上說，蘇俄既承認北京政府爲訂立協定之合法政府，但同時又與地方政府訂約，實是不重信義，破壞締約國對方的外交的統一。推其用意完全因爲奉天方面之不同意中俄協定，俄國所急欲根據協定以發展在其中東路之權利，不得奉天許可無從實現，故不惜有此破壞外交慣例之舉，及至奉俄協定成立後，俄國在中東路之陰謀計劃乃盡情進行。

此外更有一事更足以顯示蘇俄對我國侵畧之陰謀與帝俄時代實毫無差別。當民國十二年春俄代表越飛正在與北京政府進行中俄協定時，蘇俄政府忽于是時與蒙古代表在莫斯科締結下列之秘約：

(1) 外蒙當局須宣告一切森林礦產及土地以後均歸國有；凡無人佔有之土地，均給蒙古貧民及蘇俄人民居住耕種。

- (2) 外蒙天然富源禁止私有；一切鑛區，許蘇俄實業家僱用蒙人開採。
- (3) 全蒙鑛業，歸蘇俄工團及工會承辦。
- (4) 外蒙貴族享有之土地權，當即廢止；而代以蘇維埃自由交易財產制度。
- (5) 外蒙須聘蘇俄實業家，開發富源，振興工商業。
- (6) 外蒙須請求蘇俄工會，參與創設勞工制度事宜；以便得完全保護工人。
- (7) 外蒙政府須聘蘇俄之各專家為顧問；以資指導。
- (8) 外蒙政府一切職權，均歸人民政府之行政部施行。先設立一革命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再召集會議；以便制憲。

(9) 蘇俄軍隊得駐紮於外蒙，協助蒙人保全領土，以禦中國。

(10) 活佛及蒙古王公之頭銜，一律廢除，而以活佛為革命委員會委員長。

觀以上密約，蒙古已無異成為赤俄之藩屬，其侵畧滿蒙之陰謀已昭然若揭了！

蘇俄之侵畧野心，及其在國際上手段之奸險狠毒，實足令人髮指。倘有一事更足以顯示蘇俄之背信無聊，只要於蘇俄自身有利之事，所謂條約信義，均不惜破壞

背棄。在中俄解決懸案大綱第四條有云：「蘇俄政府聲明對於前俄皇時代與第三者所訂之一切條約協定等項，如有妨碍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歸無效。」蘇俄在一九一九年發表之對華宣言也曾聲明此點，不料蘇俄在中俄協定方成立之後，即積極進行日俄協定、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日日本全權代表芳澤謙吉與俄大使加納罕在北京正式簽字日俄協定，在此協定之第二款，竟有損害我國主權之規定，其原文是：「俄允許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樸資茅斯條約依然有效。」所謂一九〇五年的樸資茅斯條約其中大部分是日俄戰爭，俄國戰敗，以我國滿蒙一帶被帝俄所侵佔之利益，作為俄國戰敗的犧牲。蘇俄此種侵害我國主權的舉動，直接的影響是破壞中俄協定各項的規定，間接的影響是日俄兩國勾結，對於侵畧我國的滿蒙方面取一種協調的態度，其最大影響即是蘇俄意在降心聯日以造成世界最可怖的國際大戰，蘇俄年來的國際政策都是本着這個方針在進行。近幾年來喧騰世界的日俄聯盟及日俄各秘密的協定，都不是無因的。關於此點以後分析最近國際情勢時再談。不過我希望大家留心的是：此次對俄的問題，日本態度的極可注意，如果此次事件單純是

中俄的問題是很容易應付的，但恐怕中俄問題的將來，是未來國際的大問題呀！所以我們現在應當抱定很大一個決心來求我們民族的生路。

蘇俄一九一九年宣言發表後，竭其全力以博得我國同情，我國因對外方面處於國際帝國主義環攻之中，蘇俄既聲明願棄其帝俄時代掠奪我國之一切權利，當然吾人極願推誠與之聯合；在對內方面，當時我國主權尚爲少數寄生於帝國主義的反革命軍閥掌握之中，此時全國民衆的要求知道非革命無以推倒國內軍閥以建立獨立自由之國家，蘇俄乘此弱點，一面既宣言放棄帝俄時代之權利，一面更進而假意同情援助我國革命。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以國民革命之目的對內在打倒軍閥，對外在打倒帝國主義，蘇俄既願放棄其帝俄時代在我國掠取的權利，同時又以與我打倒帝國主義目的之共同，故爲革命利益計，乃以條件的而決定聯俄政策。所謂有條件的聯俄是在俄能確實履行其放棄在華一切權利宣言之外，更須能保障其對蒙古無侵畧之野心。聯俄條件中更爲重要者則爲蘇俄當確實保障中國無實行共產制或蘇維埃制度之可能。換言之，即俄國在中國，絕對不許有布爾希維克主義之宣傳及活動。

自民國十四年 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蘇俄挾共產黨的力量以破壞國民革命之完整，一面更利用國民黨內之附共份子——即今日之改組派——作其工具，以爲掠奪權利之需。所以自蘇俄及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篡奪國民黨權陰謀暴露以後，民十六年國民黨卽厲行清黨，而一班附共份子在�時期猶高唱聯俄容共口號企圖寄生於蘇俄羽翼之下以求掙扎。雖至現在此輩猶不惜背叛國家，勾結蘇俄以圖再逞。我們爲欲證明若輩之誤謬，可將民國十二年一月 孫中山先生在聯俄之初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聯合發表之宣言引爲參考。照烏德海（Woodhead）一九二四年中國年鑑所載，宣言大要如左：

一、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國家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賴乎俄國援助也。

(二) 爲明瞭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宣言列舉之原則，越飛君因此向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路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三) 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祇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爲現在中東路之管理，事實上現在祇能維持現狀，且與越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祇能由中俄兩政府不加成見，以雙方實際之利益與權利，權時改組，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爲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 越飛君正式向孫博士宣稱，俄國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爲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爲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敵抗行爲之發生，反會釀成較現在尤爲嚴重之局面。

觀中山先生與越飛上項宣言，其主旨全在俄能保障在中國不進行其蘇維埃制度和侵佔蒙古之野心，及實踐對華放棄一切權利之宣言。其後蘇俄勢力在中國之猖獗，共產黨在各地之殺人放火，實由於昔日之附共份子，即今日之改組派，違反孫先生聯俄的精神所致。

當未清黨以前，凡共產黨與附共份子所在之地，即有蘇俄侵畧擾亂中國之機關。自清黨以後，尤其是在廣州經共黨焚殺，國民政府對俄絕交，在南方各地俄國領署及謀亂之商業機關，均被封閉，俄國在南方之陰謀搗亂，也頓失其根據。於是蘇俄不得不移其侵畧搗亂之大本營於其把持下之中東鐵路一帶，以謀再舉，年來中東鐵路時時發生我國與蘇俄的糾紛，就是這個原故，最近的中東鐵路問題，及由此問題而演成之中俄險惡形勢，其遠因全在蘇俄破壞我國革命，勾結共匪及其工具，因在南方已失去其陰謀搗亂之根據，而移至中東鐵路的緣故。

四 蘇俄最近擾亂我國陰謀的暴露

蘇俄在南方一帶之陰謀機關，既因中國國民黨厲行清黨，及十六年國民政府對

俄絕交之故，而受重大之打擊，在民國十七八年之間，蘇俄雖欲仍繼續使中國共產黨徒及其工具，在廣東長江一帶圖謀再舉，但均經國民政府下各級政府的嚴厲鎮壓，力量全失。據一九二八年第三國際關於中國活動的應付之決議，蘇俄對華之活動已改變方針，以中東鐵路為根據，向中國北部發展。同時鑑於中國共產黨之活動困難，更有援助中國國民黨內小資產階級以漸圖共產黨勢力發展之決議。第三國際所謂援助中國國民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就是援助現在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為號召之共產黨變相的改組派。所謂改組派就是共產黨的殘餘和昔日一般附共份子因清黨後而被擠除於國民黨之外的份子的一種組織。我們知道第三國際指導之下的各國共產黨的活動有一不可易移之原則，就是以共產黨加入他黨，運用其黨團作用以竊據他黨的力量，作為根據。同時更因其迎拒以定派系的宣傳而分化他黨的力量。清黨以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團作用消失，蘇俄在國民黨的活動失掉一個很有力的工具。現在蘇俄改變方針來援助所謂國民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改組派，以搗亂國民黨的完整，其用意不外在想恢復清黨以前蘇俄侵畧中國的舊觀而已。我們且看自中東路問題發生

以後，全國反俄空氣何等緊張，而素來專以空唱高調爲能事的改組派竟一言未發，沉寂異常，且暗中挑動政潮，企圖破壞國家統一，其中不無多少蛛絲馬跡可尋了！

蘇俄的國際政策，是以蘇俄政府搖旗吶喊以威迫他國而遂其侵奪之謀，他的實際或主要工作則在以其支配下之各國共產黨，及附屬共產黨之團體或份子，從各國內部擴大力量以助成蘇俄外交的勝利。蘇俄之不得不以中東鐵路爲搗亂中國的根據，就是完全爲的是舍此之外沒有別的較好途徑，可以扶植其在中國之工具發展力量以爲他的援助的緣故。所以目則對俄的問題，不是單純的外交問題，而是對付共產黨及其工具在中國發展問題。我們此次收回中東鐵路，也不是單純收回國權的問題，而是斷絕蘇俄擾亂中國各種陰謀的根本問題。換言之，就是中國的統一和平的問題及殺人放火的布爾扎維克主義是否要容許其在中國重演的問題。因此我們此次對於收回中東鐵路的應付，不僅要注意蘇俄侵畧我國的行動，而且更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及其變相的改組派破壞政府外交及搗亂中國的活動，而努力消滅他。

由上所述可知此次中東事件之發生，及俄人利用此鐵路爲宣傳及接濟共產黨搗

亂中國之機關，實不足爲異。此外民國十六年四月北京之俄使館事件，北京當局曾搜獲蘇俄搗亂中國之文件多種，及十六年冬廣州之共黨大屠殺，也以駐粵俄領事署爲發動機關，均足以證明蘇俄之不利於我國之統一。此次我國遼甯當局搜查哈爾濱俄國領事署，發現蘇俄更凶更毒之陰謀計劃多種，在此情形之下，爲保持我國之統一及權利起見，對於中東路之收回實係一種國家自衛的正常手段。

遼甯當局在哈爾濱俄領事署搜出之蘇俄對我國陰謀計劃可歸納爲下列幾點：

一，本年一月十六日由哈爾濱向莫斯科發出電報云：南京遼甯間及其他要埠實行暗殺主義，並應於事前增加款項，購買爆炸物。

二，本年二月十二日由莫斯科向哈爾濱發出電報云：使奉天與南京有決裂之可能，中東路中俄平均用人一節，加以阻擾，儘量補充黨員。

三，一月二十三日電報又云：吾人應組織秘密強固之戰綫，反抗南京與奉天協定，組織秘密破壞軍，實行破壞東省鐵路及各機關。

四，唆使馮玉祥反抗中央，破壞中國統一，而予以援助。（請參看國府所公佈

之蘇俄搗亂中國計劃全文)

根據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及奉俄協定均有：「兩締約國政府，互相擔保，在各該國境內，不准有為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機關及團體之存在及舉動；並允諾彼此不為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對之宣傳。」之規定。又中東鐵路暫行管理協定第五項之規定云：「本鐵路各級人員，按照中俄兩國人民平均分配之原則任用。」照此條文，則此次搜獲之蘇俄秘密文件，不僅足以證明蘇俄此種陰謀是違背中俄協定互相尊重兩國社會治安公共秩序之規定，而且於中東鐵路兩國平均用人之行政秩序也不惜破壞之；至於實行暗殺，組織秘密破壞軍，又離開中國地方當局與中央之一致，更為情理與國際所不容許，法在此情形之下，中東鐵路之收回，一面是根據於中俄協定我國應有權力之執行，一面在國家的自衛方面實為正當之處置，中國如果尚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當不能聽他國之陰謀破壞，危害其存在而不顧之理。所以這次我國收回中東鐵路係根據於國際條約上之權力，及國家生存應有之正當之處置，而且接收後關於俄員之免職，也係根據於暫行管理中東鐵路

協定第四項：「本鐵路之處長副處長由理事委派之」之規定，因為理事會之理事長既屬我國，而理事會之一方理事已犯了危害中國國家安危之罪，當然不能容許其尙有執行權力之餘地。

自我國東省當局正常收管中東路以後，蘇俄即以最後通牒致我，為種種無理的要求，我國為尊重條約，維持世界和平起見，於覆文中仍盼蘇俄能一朝覺悟，派遣代表重行商訂以後中俄兩國對於中東鐵路之處置。不料蘇俄於收到我國覆文以後，竟更進一步以斷絕國交來恐嚇，其橫暴無理開國際上絕無僅有之例。在蘇俄政府以為中國近百年來的外交，無不屈服於各個帝國主義武力威迫之下，彼意固在襲其帝俄時代之暴力侵畧的舊習以凌我，然在我國為國家生存計，為反抗帝國主義之橫暴計，當然不能因蘇俄斷絕國交之威迫而就舍其正當權利而不顧，我國此種態度，不僅是在國家生存上應當如此，而在國際的正義上也應當如此的。而且中國民族近百年來掙扎於各個帝國主義高壓之下，我國人民為欲解除軍閥與帝國主義之壓迫，不惜以重大之犧牲，數十年苦鬥之努力，從事國民革命，現在國內軍閥雖除，正是我

們進行與各國商定廢除中國民族賣身契約的不平等條約時候。假定以理直氣壯之對俄交涉，而竟再蹈無端屈服於帝國主義暴力之覆轍，所謂廢陳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企圖，必將頓形絕望，而全部國民革命之獲得，必因此次對俄問題而損失了！

自俄國宣佈對我絕交以後，更在中俄邊境增兵設防，俄軍且時時有向我軍挑釁之訊，其侮我辱我已達極點。實則以俄國之現勢，其內部問題孔多，其在國際上，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無日不在國際的封鎖與孤立之中，即以俄國之兵力與設備而言，其果能與我一戰嗎？觀其用意不外兩點：一，欲以戰爭的恐怖以威迫我屈服，二，欲利用最近國際情勢之不安定，除以外交的手腕，使中俄問題擴大成爲世界問題，以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然後俄國乃能利用此機會以困我國，以遂其擾亂世界和平的陰謀。

在上述第一點，俄國的武力威迫是不足畏的，至於第二點俄欲利用國際情勢以困我，也係蘇俄的一種空想，我們相信在現在的國際局面之中，我們一面挾着民族新興的力量以從事於國際束縛的解除，一面利用今日蘇俄在國際地位上的孤立，而

努力於世界正義的建設，蘇俄的困難當較我們增多萬倍，勝利終屬於我國可為斷言。請於下文論之。

五 最近國際形勢與對俄外交

從上面所述，我們對於蘇俄的橫強無理自然無限悲憤，然而同時也不覺有無限痛心的地方。從蘇俄的國際地位來講，蘇俄既以打倒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世界的使命自負，然而假定蘇俄不能衝破資本主義的防線，而獲得新的反帝國主義的友軍，不僅是各個帝國主義的基礎不會動搖，就是蘇俄要單獨維持其現在俄國局部所行的灰色的共產主義也不可。自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至於一九二四年左右，蘇俄雖然曾盡其全力向近東及東歐西歐進行其赤色主義的煽動，以求在帝國主義的圍攻之中衝出一條生路，但終於受了一九一八年芬蘭，奧大利，德意志，一九一九年匈牙利，巴佛利亞，各地無產階級革命之失敗，及一九二〇年後土耳其民族革命之成功，和意大利法西斯蒂黨之勃興，近東與歐洲方面，已無容許蘇俄尋求出路之可能。

蘇俄在此時期受資本主義國家之封鎖，情形之危急，實不堪言狀。然而在此時期足以爲蘇俄之友者，惟崛起遠東之我國國民革命運動。因爲就中國的國際地位講，中國民族近百年來受國際帝國主義之侵凌擄取，與受各個帝國主義環攻之境地正與蘇俄畧同，在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上，如果蘇俄誠能認識中國革命之使命而不加以阻撓，中俄兩國本可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上成爲堅固不破之友軍。不幸蘇俄一九一七年之革命只能掀起其推翻帝俄時代一切暴政的形式，而帝俄時代對遠東及對世界的侵畧的野心，終不能因蘇俄一度之革命而盡除。其後，因蘇俄峻使其支配下之中國共產黨徒破壞中國革命，及蘇俄在中國各項陰謀計劃之發覺，於是中國革命不得不脫離蘇俄之誤謬，而成爲與帝國主義處於單獨奮戰的境地。

本來，中國國民革命在其最初的形態不得不是民族革命的色彩，然而在世界革命的過程中，民族革命不僅足以爲世界革命之友軍，而在實際上更爲世界革命之主力。蘇俄在理論上雖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革命運動口號而認識民族革命在世界革命上的重要，但因其實際上僅以扶助民族革命爲招牌，而並行其階級鬥爭的理論，

於是各個民族的革命運動，每每因蘇俄階級鬥爭理論與煽動的並行而減弱其力量，故土耳其於革命之後，殘殺共產黨，與中國於國民革命軍到達長江以後即舉行清黨，全是在民族革命的自衛上一種不得已的手段，蘇俄也因此失掉弱小民族革命運動的同情。這種事件的發生，誠為反帝國主義的進程上，一種很大的不幸；然而在民族革命的本身實為必需。蘇俄執迷不悟，自甘為世界革命的墮落者，既因資本主義國家之圍攻，斷絕其西進之路，同時於弱小民族的革命也不惜為一種有力的破壞，這種蠢笨的行動只有使帝國主義在悞暗中慶賀壽命的延長，而於蘇俄自身的前途着想實類似一種自殺政策。目前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勢力，已有日趨於分散薄弱形狀，這完全是蘇俄的自誤，我們所謂引為痛心的地方也就是此點。

蘇俄實質上既不能為我國國民革命之助，而且是一個破壞者，在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上，我們自然引為不幸。因此目前中國的革命問題，如果我們要本着三民主義革命的使命前進，我們的境地愈更感覺困難：一面有白色帝國主義的虎視，一面又有赤色帝國主義的猛攻。在這種情勢之中，我們只有從整個民族革命的利益打算

，那個敵人進攻得利害，不論他是赤是白，我們便只得一個一個的應戰，一個一個的去擊破他，我們更得要認清反抗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爲的是排除國民革命的敵人，我們萬不能因爲反抗蘇俄，而把其他的國民革命敵人一齊放鬆，所以盲目的親俄如其產黨改組派甘作蘇俄奴隸自然不對，而盲目的仇俄忘却國民革命的正大目的，尤爲謬誤，此層我們當特別注意的。

現在蘇俄已經露出一副赤色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出來了，我們相信國際上的行動必須備具兩種條件然後才能有所恃而無恐：一是自己有充份的武力，同時國內的力量要能够完全集中以對外；二是在國際的政治上要有充份的援助，而不致陷於孤立，蘇俄的情形就是怎麼樣？關於前者，武力的設備蘇俄還說不上充實，而且因爲內部的分裂與白黨等等復起運動，應付已感困難，更兼歷年處於各國封鎖之下，經濟的發展遲緩，食糧財政的不足，在在都足以爲其後顧之憂。至於後者，蘇俄在國際上所處的地位不僅沒有可以得他國充分援助的可能，而且反會予朝夕仇視赤主義國家以可乘之機會。關於蘇俄的國力與內部情形，我們可以不必深論，現在我們

不妨把國際的形勢來分析，假定蘇俄竟不惜以暴力與我國週旋是否於蘇俄本身有利，自然在中國自己的立場，我們固然不能以敵視蘇俄的國家多而引為愉快，不過如果蘇俄不自覺悟其國際地位的危險而忘其當前的大敵，不惜繼續其陰謀搗亂中國及侵畧中國之企圖，中國為民族的生存起見不得不而應戰，那末，蘇俄的自誤，縱然於中國不見得完全有利，我們也惟有為蘇俄痛惜而已！

以上是我們對於最近國際形勢與對俄外交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概念。

甲，蘇俄在歐洲與近東的失敗

蘇俄雖然不是誠意實行世界革命，但因為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為欲免掉其孤立的困難，確曾採取世界革命的戰略，提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扶助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口號，以擾亂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線，所以一直到今，蘇俄在國際上的情形，便仍是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嫉視，所認為不可共存的敵人。從前的蘇俄雖然被資本主義國家所仇視，陷於孤立，但尙可得一部分弱小民族革命的同情，及至現在，竟連此同情也喪失了，所以蘇俄的境地，真有不堪其危險的樣子！

資本主義國家不惜以政治，經濟，外交，武力各種手段，以困蘇俄。其原因有二：一是維持資本主義自身的秩序問題，二是資本主義到了暫時安定的時期以後急求發展。因為要維持資本主義的秩序，便不得不防制蘇俄各種非資本主義的煽動；因為資本主義暫時安定以後便要求發展，蘇俄以一萬萬四千萬人口的國家，而且又佔有廣大的領土，更兼又以打倒資本主義為號召，於是在資本主義財富的銷場和原料的供應上終於橫梗在中，使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坐臥不安，不得暢所欲言。於是反俄困俄的防線，便不得不因此而堅固的修築。我們在近代的世界史上看見有兩個重要的世界和平會議：一是一八一五年因拿破崙的覆滅而起的維也納會議，一是一九一九年德意志大敗後的凡爾賽和平大會。前者的結果是各國聯合以鎮壓當時勃興的民主主義思潮，後者的結果是各國聯合撲滅戰後新起的社會主義思潮，蘇俄因為當時以世界革命為號召，於是各國的注意，便集中於對俄的控制與防禦。此種形勢直到而今，在實質上依然是繼續存在的。

執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牛耳的，當然是政治和經濟勢力及領土遍天下的英國。

英俄兩國不僅是在俄國革命後因國體的不同而成爲世界舞台兩個對打的角色，就是在帝俄時代也是如此的。因爲英國的勢力包圍着俄羅斯的四圍，當帝俄時代，俄國想從波羅的海方面尋出路，終於被英國所阻，想從裏海以南出印度洋，以及想擴大其勢力於遠東，也均爲英國所阻而莫能實現。俄國革命後，因爲處在資本主義國家圍困封鎖之中，爲了他的生存起見，不得不企圖衝出資本主義國家的重圍。因此，便與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處處發生衝突，而衝突中最爲激烈的還是英國和俄國，因爲英國的經濟勢力和領土遍天下，蘇俄的一舉一動都直接和英國發生衝突，於是英俄在世界舞台的對打的局面，在俄國革命以後與帝俄強盛時代依然一樣繼續存在。

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平大會的結果，我們看到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法蘭西，如意大利，在英國領導之下，成就了一個對俄防衛的偉業，就是爲欲隔斷俄國共產主義向歐洲方面煽動，和使蘇俄和德國不能接近，於是聯合國以民族自決的口號，自北冰洋波羅的海岸起，迤邐而南至黑海，扶植了六個小國的興起，以作各資本主義國家防俄的屏障，這六個國家就是芬蘭，愛沙尼亞，拉多維亞，立陶瓦，波蘭

與羅馬尼亞，這六個小國中從前多半是帝俄時代的屬土，一旦伸起頭來，當然一面恐怖蘇俄再度的吞併，一面因為自己的力量有限，不得不依賴反蘇俄的英法諸國作其後盾，於是英法各資本主義國家便利用此諸國作為防俄西向進展的深固堡壘，果然這種計劃在過去生了不少的效力，不但蘇俄西向歐洲發展的路為之隔絕，蘇俄想赤化德意志以震撼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受了障礙而不得進行。在蘇俄革命後之初幾年，如波蘭受了英法的指使抗俄，幾乎把新起的俄羅斯共和國根本推翻，蘇俄因為赤化德意志及歐洲的企圖失敗，而且又值國基未固，內亂孔多的時候，於是為穩定自己的基礎起見，便於一九二〇年以後樂得承認諸小國的獨立，暫時作為一個緩衝地帶，蘇俄西向歐洲發展的隔絕形勢，至今還依然是存在的、

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蘇俄對於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襲擊，其主要戰畧在赤化德意志以震撼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各資本主義國家對俄的戰畧，也是首在隔斷俄德的接近，自蘇俄對德赤化計劃失敗，同時芬蘭，波蘭，立陶瓦，各小國獲得英法有力的援助而橫斷俄德的關係，歐洲資本主義各個國家對俄防衛的戰畧，可算

得了一個很大的安全。

蘇俄向西向歐洲發展的計劃既不能實現，我們再來看他過去對於近東方面經營的情形如何。近東的問題幾乎成了近世紀歐洲各國競爭逐鹿的場所，在大戰前是英法德奧意各國勾心鬥角明爭暗鬥的局面，自大戰以後，因德奧的潰敗，於是便為英法兩帝國主義獨佔的利益區域，在蘇俄革命後的境地，如果能够衝破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據地固然是上策，此而不行，能從近東方面發展以擾歐洲資本主義各國的戰線，也是一條進路，所以蘇俄在革命後便積極從事於近東方面的經營，當此時近東方面著名的一個病夫的土耳其，當大戰以後已經僅存殘喘，蘇俄爲了要擾亂資本主義各國戰線的緣故，當然竭力扶助土耳其的革命運動，果然土耳其於一九二〇年革命成功，希臘在土耳其的勢力完全消失，同時英國在近東的勢力也因土耳其的興起而受重大的打擊。土耳其的興起固然是資本主義各國的一個大打擊，而為蘇俄引為極得意的一件事。不過土耳其於革命成功以後，方才把右手舉起來打倒他的壓迫者，隨即舉起他的左手來剷除蘇俄指導之下的土耳其的共產黨，並且予蘇俄赤化近

東的各種企圖爲一種嚴重的取締，蘇俄到此不得不又失望了！因爲土耳其革命完全是民族革命的成功，民族革命雖然是不利於帝國主義的實施，但同時也是不利於蘇俄破壞各民族的完整企圖，蘇俄在近東的赤化經營既落了一場空，而且向近東尋求出路的希望反因土耳其的獨立而絕望，其後蘇俄與土耳其之間雖然成立了相當友好關係，但這純全是一種兩國間的外交關係而不是主義的關係，這種情形那裏是蘇俄所願意的，俗話說啞子食黃連，說不出的苦，蘇俄到此境地也惟有忍氣吞聲而已！當中國國民黨容共時期，反共的風潮方起的時候，鮑羅廷曾對反共的同志說：「我們幫助中國革命，從土耳其革命所得經驗，是有條件的，土耳其是革命成功後才殺共產黨的，難道國民黨現在就要殺共產黨嗎？那却不行！」鮑是曾經在土耳其吃過苦頭的，無怪他對於中國的革命，無論如何忘不了想造成主義的關係！

由上所述，蘇俄向歐洲西進的路，被英法意各資本主義國家截斷了；向近東的進路，被土耳其的獨立遮斷了；他在這四面圍困之中終不能殺出一條生路出來，這樣的影響，不僅是布爾扎維克主義的發展受了危害，而蘇俄本國的基礎也有不能保

持的危險？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他不得不另尋出路，他的出路是甚麼？一是在國內方面不得不暫時拋棄虛偽的共產主義而採取接近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以延殘喘；在國際方面，只得西方不利走東方，向中國求出路的兩途。

却是在遠東的國際情勢有利於他嗎？中國革命因為蘇俄的虛偽陰謀暴露而拒絕他固不待說，然而在遠東的國際情勢，如果蘇俄要放下面孔來和中國下不去，他的困難當較向歐洲西進和近東經營更為困難。

乙。最近遠東的國際形勢

蘇俄高唱的世界革命的口號，雖然不够，不徹底，和類似一種欺騙世界的東西，但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對於他攻擊資本主義的態度，是表示相對的同情的。他在歐洲近東的失敗原因，歸納起來不外幾點：第一，他的工具主義的破壞戰畧，使人類對於新世界建設的幻想感受一種苦悶乾燥的刺激，漸漸覺得這種猶太人傳統自私的功利主義，只有把世界弄到更壞一個迷途，不能把理想的世界弄得健全康樂，換言之，蘇俄所採世界革命的侵畧是現代社會病態的一種反動，而不是從社會的病

源一種根本的救治。第二，他忽畧了人類歷史的演進，是依據於種族，文化，地形語言，等等的不同，而發生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所以他不知道民族的意識是超越於國家和階級的意識，於是他雖一面主張消滅現代的國家，但是他把國家另外建築在階級的基礎上，造成更騷亂更不健全的國家和世界。人類有兩種強烈的慾念：一是生存的慾念，一是生殖的慾念。階級的意識只能作為人類生存慾念一部分的說明，至於生殖的慾念，則是人類延續和民族之必然的存在的解釋，列甯主義者，事事以物觀的態度來解釋，他們忽畧了民族和民權的重要，所以他們的意想世界只是橫斷的階級的聯合，而不知道，未來的世界是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條件，在組織方面不過是現代聯邦制度的擴大的一種自由民族的聯合。蘇俄因為理論的錯誤，所以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阻碍橫生，在民族革命方面失掉了很大的同情，他在歐洲近東的失敗，不過是此種誤謬的小試而已。

在歐戰以後因為各國民生凋殘，社主義思潮會和社會改造的聲浪彌漫了全世界，在此時期本可將資本主義的殘喘打斷，使新社會早日實現，因為蘇俄理論錯誤的

結果，致歐洲與遠東的經營全告失敗，各資本主義國家乃漸漸恢復其戰前原狀，更因各國政治的安定和生產技術等的進步改良，於是資本主義竟能達到相當時期的安定。到了現在資本主義已到了比較安定的時期了，同時打倒資本主義的工作，又多了一重的困難。而蘇俄的境地也因此更多一層的危險。

資本主義現時內部的矛盾雖多，但還不是他矛盾顯著而至破滅的時候。因為市場和取原料供給關係，在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正從事於軍備的競爭。而其實際的手段，則在各竭全力於太平洋沿岸為市場的開拓，與原料的掠奪。於是遠東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的問題，便成為今後世界問題的中心了！蘇俄因歐洲近東的失敗轉其視線從事於遠東的經營，在他的預料上以為遠東是資本主義各國的弱點，易於進取，但在目前的情形已經不如所料，遠東已成為帝國主義主力集中的陣地了！這在敵情計算上是蘇俄的失着，假定蘇俄不能認識保障中國為民族革命的完整的重要，至他少要再嘗一嘗在土爾其失敗的滋味，把唯一的生路的希望斷絕，以至於覆滅的。

我們且看遠東最近的國際形勢究竟是怎麼？

在歐洲方面的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互相的猜忌競爭，雖依然不斷的繼續，造成英法的不調協，法意的對抗，英國對德意志意大利的拉攏，以孤法國之勢，美英海軍的爭霸，等等均足以示各國間的一種不安定的現象，但是就各國的利害上說：對抗與競爭是由於恐怖而發生出的猜忌的行動，大家在穩定資本主義的足跟上以防制俄國非資本主義的襲擊一點，則是始終共同的。而且大家都看見歐洲這一塊土已經肉盡味窮；不幸因競爭而發生戰爭，結果只有兩敗俱傷，無所獲得。遠東既然是一塊富庶未經墾拓的廣土，大家當然不能忘情，於是大家競爭的假設地點，便移到中國來了，所謂軍備競爭及各種猜忌的發生，恐怕都是爲「到遠東去」一句話的準備吧！

在歐戰以前中國是，英，俄，法，日，德，奧，的競爭場，戰後俄國的勢力因革命後而削減，德奧則因戰敗而消失。現在所殘餘而可以對抗的國家，當然只有英國，日本，美國了。法國因爲大戰受創甚大，而且日日存防德意志的復仇，故對於遠東的侵畧，也不甚急迫。

日本是遠東的一個最强的帝國主義國家，他在侵畧中國的國家中，佔了地形的便利，因此他對於中國的侵畧的野心，好似「近水樓台先得月，」處處都得了優勢。在三十多年前當他還沒有伸起頭來的時候，中國的弱點，還沒有在世界上暴露的時候，他的興起受了兩重障礙；一個是龐大的中國。一個是强大的俄國。自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日本戰勝以後，中國這重障礙才去掉，而且中國也變了日本侵畧的專利品了！至於俄國呢？日本被他的强大所威迫。日本雖然打得過中國，但是要與俄國一較長短，事實上是沒有把握的，所以甲午中日戰爭日本獲得的遼東半島，也不得不因俄德法三國之干涉而退還。可巧此時正是英俄爭霸的時候，英國受了俄國在中國北部發展的威脅，便不得不在遠東聯合日本以阻止俄國人的南下，於是乃有所謂英日同盟的發生，日本卒因英國做後盾，於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把如狼似虎的俄國打敗。於是日本興起的第二重障礙也去了。自此日本便為東方第一個強國，並且在世界的強國中也能勉備末位，英國是日本興起的恩人，這話是不會錯的。同時自一九〇五年歐戰完結，英國在遠東的勢力和大戰中印度南洋一帶的安全，也得

了日本的不少援助。因此，自日俄戰爭至歐戰的結束，日英兩國在遠東的形勢是一種協調的步驟。

却是現在日英兩國在遠東的關係又如何呢？我們可以說，日英的協調，已經是一句過去的陳話了！在歐戰期內英國靠了英日同盟的關係，使日本爲他鞏固了印度南洋一帶的後防，但同時日本乘着歐戰期內，各國無力在遠東經營，他便壟斷了侵略中國的權利，就是英國在遠東的市場，他被日本佔有了，畢竟英國是不甘心日本如此在中國獨霸的。同時在戰後資本主義的根基漸漸回復以後，便不得不再在中國謀市場與原料的供給，於是便不得不與日本發生在遠東利益的衝突。換言之，英日戰前在遠東的相互爲助的關係，到了歐戰以後便不得不頓呈一種動搖衝突的現象。所以上年英國在星嘉坡建築了強固的海軍根據地，其用意是要在太平洋方面有所準備，不言可知了！

以上是現在日英兩國在遠東的形勢。

現在再來說美國。

美國在遠東歷來就有極大的關係，日美在太平洋的爭霸，在過去已經是很顯著的事實了！自歐戰以後由各國的投資最大的國家，一變而為世界債權國了。至於因生產技術的進步和改良，貨物的生產已經過度的超過國內市場的擴張，於是商品的輸出和資本輸出的需要也愈大。中國是資本主義最大的一個消場，更兼美國本來在中國有長久的經營，於是中國又成為美國不可不爭的一個國家，來發展他的經營利益。因為要在中國擴大他的利益，便不得不又與獨佔中國利益的日本發生衝突。日本要說「獨佔」，與「在華有特殊地位」的話，美國便也提出「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等等意在言外的說話來應付。於是日美的明爭暗鬥，一天迫近一天似的要在遠東衝突起來。

美國在遠東發展的大敵既然是日本，所以美國不得不聯合在太平洋有利益關係的英國以孤日本之勢。英國因為要拉攏美國以應付歐洲局面，同時對於日本在遠東的獨霸也未見得高興，而且因為他在太平洋沿岸的殖民地如加拿大等處，因地勢關係不得不為美國所左右，於是對於美國在太平洋的拉攏政策，也就樂得而附和了。

一九二一年美國所召集的華盛頓會議，在表面上雖然標明是裁軍和處置戰後的遠東問題，但在骨子裏純全是美國拉攏英國以制日本的一種辦法。所以華盛頓會議所得的結果：一是日英同盟的廢止；一是關於海軍協定日本不得不俯首接受，英美海軍為五與五之比，而日本與英美海軍則為五與三之比了。原來所謂「五五三」的華盛頓海軍協定的用意，是在保持英美海軍的優勢，同時又在限制日本海軍的高度的增加了。日本在英美的協調壓迫之下，也只得忍氣吞聲，就是歐戰中在山東所掠得我們權利也不得不放棄一部份！

以上是日美兩國在遠東的形勢。

照上面所說，英美兩國既然在遠東取了協調態度以制日本，那末，日本的國際地位豈不是陷於孤立嗎？日本既然陷於孤立，他將如何辦呢？聰明的俄國人，他看清了這一點，他以為蘇俄的敵人始終是資本主義的英美，而其向中國發展，首先在滿蒙一帶要遇着日本這個強敵，在蘇俄的想法以為與其直接和日本在滿蒙一帶衝突而遭打擊，反不如利用日本的孤立，而予以同情以對付英美為宜，所以這幾年日

俄同盟，日俄密約，各種的傳說竟喧騰世界，就是這個緣故，而日本方面也樂得以此來威迫英美一下。

一九二八年七月鮑羅廷曾發表一文論遠東局勢，他說：

「英國在太平洋的重要利害既與日本不同，所以太平洋若發生武力的衝突，日本是不能依賴英國的援助的。……因此之故，日本不得不注意其與隣國的關係，尤其是蘇俄，為保全友好關係起見，日本決不敢有破壞彼此友好的行動，這是顯然的。」

觀鮑氏上項的言論，可謂極盡拉攏日本之能事了。

丙，蘇俄果可以依靠日本嗎？

蘇俄因為要對付英美，便不得不利用受英美威迫，而陷于孤立的日本。日本在英美威迫之下，感覺于自己的危難，也只得對蘇俄的誘惑表示接受，以威迫英美，尤其是在威迫與蘇俄義不共存的英國。在日本的意思，以為他在太平洋上假設的敵人是美國，以美國的富力和軍備，日本雖然自負甚大，然而也不能不自歎落後，如

果美國之外更加上一個英國，日本的地位便更覺得危險了！所以在日本的地位，假定要與美國發生戰爭，便非拉攏英國不可，至少也要英國中立，或許對美戰爭才有萬分之一勝利的希望。我們要知道日俄能否徹底的聯合，便要看英日究竟有拉攏的可能與否，日本對於英國的拉攏如果沒有到了絕望的一天，我們可以斷定日俄的聯合關係是絕對不能正式成立，因為日俄的關係愈密切，英美的關係必愈接近，這是日本人在時機未到以前所不敢冒昧從事的，照此看來，所謂日俄的聯合，現在尙是搖旗吶喊的時期，還沒有到正式結合的時候，在日本方面關於日俄同盟的宣傳，不過藉此以威迫英國脫去英美的戰線而接近日本而已。

在我們的判斷，畢竟日英的聯合是不可能，因為英國要應付歐洲的局面在勢不得不拉攏美國，而在遠東方面自歐戰以後日英利益的衝突又一天天顯著絕難避免，比如從前各國在中國的利益，英國居第一位，但自歐戰以後，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進步之速，實在駭人聽聞，英國在遠東的優越地位不得不為之根本動搖。在一九二四年的各國對華貿易統計，日本竟佔百分之五十一又五七，而英國則佔百分之

三十五又七三。日本這種驚人的進步，不但足以證明英國在華勢力經日本之排擠衰落，就是其他各國在華利益也受了日本之發展而落後了。

然則日英將不免由利益的衝突而戰爭嗎？關於這個問題，在英國雖然在新加坡有建築軍港的準備，但仍是保守的而不是進攻的，因為在遠東衝突最大的還是因地勢與對中國投資關係競爭更烈的日本與美國。在英國的立場，對於日本實以放火有人，實無自為戎首的必要。而在日本的立場，一旦對英戰爭，不免有美國將襲其後的危險，但是假定日美一旦發生戰爭，我們相信英國是必定加入美國方面以對付日本的。在這種情勢之下，恐怕日本才能迫得走到蘇俄方面，而成爲日俄和英美的對抗吧！

因此，我們可以判斷日俄的聯合，在日美戰爭未爆發以前，日本要低首降心以拉攏英國，目前還是一種空氣作用，而不是事實。

日俄在一種時期的假定之下，雖可以聯合，但日本聯俄只是日本一種不得已的動作，畢竟于日本現在這樣一個國家是不利的。第一，英國因爲他的利益範圍圍繞

着蘇俄，蘇俄的一舉一動在利害上不能不處處與英國衝突，而蘇俄的世界政策又以衝破英國的勢力為目的，所以不論蘇俄的發展是帝國主義的，或以打倒資本主義為目的的共產黨主義的發展，均于英國不利，英國對俄也不能絲毫放鬆。日本在利害上既不能不拉攏英國，然而聯合蘇俄，必定又是拉攏英國的一個最大的阻礙。所以日本非在必要的時期聯俄是沒有好處的。

第二，日俄在國際地位的孤立上雖然在必要時期有聯合的可能，但在日本現在的情形，聯合蘇俄是他自己崩潰的一個途徑。我們知道，蘇俄是以打倒資本主義為號召的，而日本現在的國基又是維持在資本主義立場之上。更兼近年日本資本主義膨漲的結果，國內固定失業者的增多，和有產者與無產者衝突的日顯益著，舊式軍閥與新式資本家對於政權的把持，引起了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強烈的反抗，在國體與主義上，日本聯俄的結果必定引起其國內軍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崩潰，可為預言。我想日本的軍閥與資本家尚沒有到自尋死路的日子吧！

第三，在地形上，日本侵畧中國的進路是滿蒙，日本在華利益的集中點也在滿

蒙一帶。日本人常常的宣言說：他在滿蒙應有特殊地位也是這個意思。但是我們再看中國和蘇俄的地形關係，雖然在西北新疆各省，多半與我國接壤，但因交通不發達鐵路未築，而且又離海岸太遠，所以蘇俄侵畧中國，便不得不暫時利用西比利亞鐵路的交通和海參威的海口來做進路，這樣的結果蘇俄向中國發展不得不仍以滿蒙為目標，于是日俄向我國侵畧，因地形的關係，便不得不在滿蒙一帶呈露出衝突的形勢來，日本人要想保持他在滿蒙已有利益和未來的發展，便不能容許第二者的蘇俄再來沾染；蘇俄要向中國侵畧既不得以蒙滿為着眼點，于是不得不侵害日本視為命根的滿蒙。我們且看過去日俄在滿蒙的逐鹿情形；甲午中日之戰，俄國聯合德法兩國干涉日本迫其退還遼東半島于我國，為的是俄國自己要在滿蒙發展而不利于日本的佔領，一九〇五年日俄的大戰發生，是日俄兩國在滿蒙利益衝突爆發的，日本打勝以後雖然把俄國南下的勢力阻止了一下，但這種地形上不可避免的衝突，終於是無法調劑的，日本對於滿蒙既不肯放鬆，當然對於俄國是不容其染指，所以日俄的聯合非到日本走頭無路的時候，是不能正式成立，而在利害上估計，日俄假定

要聯合，畢竟于日本是不利的。

根據以上拉攏英國的問題，國體的問題，侵畧滿蒙的問題，日本要聯合蘇俄總是害多利少，不過在日本目前的孤立的國際情形，假定受英美壓迫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聯合蘇俄也是他沒有出路中的一條出路。然而日本也不免要多少吃點虧吧！

日本的地位既如此的困難，所以他對於蘇俄的暗送秋波，也只得假意慫恿，但他對於滿蒙的獨佔，目前是絕不許容蘇俄插足，是我們敢斷言的。日本在太平洋的大戰未爆發以前，他的企圖是在首先佔領一個堅固的陣地，一旦大難到臨才有自主的應付方法。所謂堅固的陣地，當然是以滿洲做中心，同時及于中國山東一帶，去年日兵在山東的獸行，就是軍閥內閣田中着了忙的一種佔領陣地的辦法，日本在滿蒙的地位既然在地形上有一個蘇俄時時足以爲他後顧之患，單純靠南滿的經營的成功不能算是堅固的，所以近年來隨着日俄親善的呼聲，便有所謂日本的後藤新平等人物赴俄，接洽俄國將北滿中東鐵路俄國部分的利權移讓於日本的消息，日本人這種的運動全在想把北滿俄國人的勢力，也拿到手中來，於是他滿蒙的經營才可以

堅實不破了！日本要想把北滿俄國人的勢力拿到手中，第一步辦法當然是用日俄親善等等的和平方法來企圖做到，但是日本向北滿發展更有利的方法，還是在乘着俄國與中國國交破裂，而坐收漁人之利的時候。聰明的猶太人傳統的狡詐的蘇俄共產黨的外交家，他何曾不知道在歐洲與近東方面已經被資本主義國家封鎖得來鐵桶似的不能通過，假定遠東唯一的出路，也為東方資本主義的日本拿去，那末，蘇俄的前途不言可知道了。

這次俄國人慣用的『非常外交』，又到遠東來重演了，我們中國吃了帝國主義近百年的虧，難道對蘇俄有甚麼特別下不去的地方，不過為了中國的獨立自由的問題，為了免去種下將來更大的隱憂的問題，不能不準備以待。狡詐的蘇俄非常的外交家，此點比我們看得更更清楚，一般恐怖俄國飛機毒氣的中國同胞，對於蘇俄的虛聲也不用太被『非常』二字嚇倒了！何況對外鬥爭是民族復興運動不可推諉的一次應酬？

六 結論

從以上所述，蘇俄國內的本身不安定和他在國際上所處的困難情形，勿論講利害，講實力，他都沒有戰爭的決心和好處是很顯明的。自中東鐵路事件發生以後，蘇俄始以無理的最後通牒致我，繼則對我斷絕國交，最近且增兵邊境，時時以飛機大砲向我防軍威迫。在普通的國際情形來講，此種情勢兩國早已入於戰爭的狀態，不過因為蘇俄意在威迫而我國又持之以鎮定，所以戰爭終是尙不可期的一回事。我們對於蘇俄的外交運用應當另具眼光來看，如果我們以普通的國際習慣來觀察蘇俄的行動，我們不免要爲他時緩時急，時而威迫，時而誘惑的手段所迷，而失掉自己一貫的應付方針。蘇俄自革命以後因爲乘着大戰之後，各國創痛未復，厭戰修好的弱點，所以在他革命初年的外交已養成一種強橫威嚇的慣技，大有「拳打關東，足踢關西」的神情，其實也不過因爲預料他國之決不會輕於一戰，而自己便以「戰爭」，「絕交」，「入於戰爭狀態」，等等名詞威迫他國，而自詡得意罷了！此種外交手段

蘇俄說是非常，Extraordinary而在見慣不驚的各國看來，說他是「無賴」[Rascal]！

關於目前對俄外交的問題，我們自然不能因為蘇俄慣用無賴手段不利於對我戰爭，而我必以戰爭來應付，更不能因為蘇俄戰爭威脅，而自願為其威脅所屈服。主要的問題是：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應當有他自己的利害，和打算，更應當因他自己立國的根本所在而具備一個一貫的外交方針。此時妄言對俄取挑戰的戰爭態度固謬，而妄言和平，不計為蘇俄虛聲所威脅，弄到手忙足亂竟連戰爭的準備都沒有更屬危險之極！我們要曉得，自歐戰閉幕到現在已足足十一年了。這十餘年中，戰爭的痛苦已為世人所忘去，戰後因為資本主義一時的安定，已由安定而漸澎湃，由澎湃而生出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也愈顯著，這種矛盾的發展，便是世人所諱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且今後的遠東已成爲國際的逐鹿場所，遠東問題是世界大戰的第二幕，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所以目前的對俄問題，絕不是單純的對付蘇俄一國的問題，此問題的擴大，第一是因日本整個滿洲經營計劃的前途，而會引起的中俄兩國的困難，第二是英美和日俄在太平洋上的對壘局勢一成，中國國家

的存亡便到了很嚴重一個關頭。第三是在中國國家建設上，如果不能對於蘇俄赤化遠東的陰謀予以阻止，中國國家建設的工作勢將絕望固不待說，而世界局面的轉變，必因此促進其走到更慘酷速爆發的危險！

在這種險惡的情勢之中，可以為中華民族生存保障的只有中國的獨立自由，足以為世界和平的調解者，也只有中國的獨立自由！中國的獨立自由至少包涵有兩個內容：第一，在中國方面，必須能夠維持他的領土主權的完整，然後中國國家建設的意義才不致落于空虛；第二，在國際方面，須更能夠制止赤白兩帝國主義以中國為逐鹿的戰場，然後遠東和世界的和平才有希望。現今中國的地位，是處于赤白兩帝國主義之間的一個目標。中國而變作任何一個帝國主義的俘虜，一面是中國之不幸，一面是人類世界之不幸，換言之，中國處于赤白兩帝國主義勢力對抗鬭爭之間，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于兩者俘虜中國之企圖嚴重制止，為了防止世界第二次慘劇的發生，也只有靠在這赤白兩帝國主義勢力夾攻之下，能夠自己撐持其間。

因此，我們對於此問題未來的不可忽視，較之現在不能忽視目前種種的危機是

一樣的重要。

第一，我們要知道中東鐵路的收回，屬於主權利益的地方畢竟是次要，而屬於制止蘇俄擾亂中國，破壞中國統一，和防止蘇俄在中國各種赤化企圖的繼續，以保障中國國家的建設者為多，假定我們不能將蘇俄陰謀破壞我國的根據的中東鐵路收回，以斷絕他此後陰謀搗亂的進行，中國絕無機會以從事于國家的建設。

第二，中國國家的建設不能完成，一面便是共亂與內亂把中國的生機一天一天的斲喪，於是中國不作赤色帝國主義的俘虜，便為白色帝國主義籠中的囚犯，照此下去，中國已無自主能力足以保障中國不為赤白兩帝國主義競爭逐鹿的戰場，世界的前途真有不堪言者！

第三，中國自一八四一年鴉片戰爭以來，呻吟於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者垂九十年，帝國主義掠奪中國唯一的利器便是拘束中國發展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民族由此近九十年帝國主義的壓迫中，促而進的自覺，便是由巨大的犧牲，和數十年苦鬥得來的國民革命運動，已達到相當階段。革命政府和中國未來的生機便目前正在

進行中的廢約運動能否成功。假定此次對俄問題，我國竟為蘇俄的橫強威脅所屈服，其影響所及必致一切廢約的企圖也歸於失敗，那末。中國革命的一均獲得和成就均會落空了！

因此種種，我們把對俄外交的成敗歸納起來，第一是關係於中國國家建設的問題，第二是關係中國免為赤白帝國主義所俘獲的問題。第三是關係於國民革命的成敗問題。如果我們不能認清對俄外交目前的重要，而為一種苟安畏縮的心理所支配，簡直是中國一種自誤和誤人類的行動。所以我們對於此事件，必須抱定一個很大的決心和一貫的外交政策，假定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話，也是在中國民族的生存上所必需，我們是不可不有戰爭的準備的！全國的國民，應當認清中國存亡的關鍵在此，和平是中國民族固有的美德，然而和平是要從困難艱辛中奮鬥才能獲得。我們切不可為一切空洞的和平聲浪所誤，更不能為蘇俄奸狡威脅的虛聲所屈服，我們的生路只有全國民衆一致起來對俄備戰以為政府外交的後盾！

照現在的勢形，如果戰爭之外而有方法可以達到解決的目的，當然是我們極所

歡迎的，我們必須促起蘇俄當局和蘇俄人民注意的，是他現在國際地位的險惡，在蘇俄的立場應當知道他的敵人是環繞着他的各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尤其是他唯一遠東出路鄰近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國革命雖然不能容納蘇俄赤色的煽動，畢竟中國在排除他的敵人帝國主義的目的上，可以為蘇俄之助的地方總較為蘇俄之害的地方多，不過蘇俄應當認識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在蘇俄本身的利益上的關係，而不加以妨害而已，為中俄兩國的利害計，蘇俄應當知道第三者的行動是應當特別注意的，所以假定在戰爭之外而可以得到和平解決的方法，蘇俄應當知道第三者的日本來插足是于蘇俄的出路和西比利亞一帶利益是有損的；由第三者根據于非戰公約的地位來插足所引起的紛擾是更為複雜的。由第三者的國際聯盟來插足，而國際聯盟是羣盜分贓的盜窟，是資本主義的保鏢店與聚賭抽頭的第三國際是沒有多點差別的，所以中俄兩國在戰爭之外的出路，只有靠蘇俄的覺悟與我直接談判，放棄其對華一切陰謀的企圖，不容第三者插足為最好，否則，中國為自己的生存而採取有利的政策，不是於中國沒有相對好處的，這是要靠蘇俄的猛省！

除了蘇俄向我國直接談判之外，再沒有根據於去年八月二十七簽字於法京巴黎的非戰公約來解決的一法。因為蘇俄與中國都是非戰公約的締約國，當然對於非戰公約應當負有履行該約的責任。照非戰公約第一條規定：「反對用戰爭以解決國際爭執，並否認各國相互關係中以戰爭作為國家政治的工具」，又第二條規定云：「各締約國承認凡締約國際一切糾紛及爭執，不問其起因及性質若何，其處理及解決，概不得用和平方法以外的方法。」照此意義，目前俄國的問題如果蘇俄明白其在公約內之義務，兩國以和平方法解決此問題，其途徑不外二者：一，中俄兩國直接談判，二，根據於公約精神以此問題交付於簽字于公約之各關係組織特別國際公判機關解決之，此兩種辦法之能否施行全在蘇俄是否誠意遵照公約之義務也，即此非戰公約是否可以維持國際間的和平，而不成為廢紙的考金石！

本來，在國際利益的競爭和軍備的競爭，在世界各民族的束縛未解除而成立於平等地位以前，以及一切和平障礙如帝國主義這種制度未廢除以前，所謂一切和平與非戰的理論，都不足為弱國所可依靠，不過是強者在國際政治上所玩的一種新把

慮而已。我們且看當美國國務卿開洛於公約簽字以後，託法國當局轉詢蘇俄的意見，蘇俄覆文中一面表示加入，而一面且正大堂皇指責公約之不澈底，如謂軍事封鎖以及無端斷絕國交等都是一種戰爭的行動而為公約所不禁等等。我們且看此次蘇俄之強橫無理及其對我致最後通牒，斷絕國交，進兵威迫我國等。何一非其素所指責各資本主義國家不當為而自甘為之者，所以我們對於此次的對俄外交，我們如果誤信蘇俄的空言，或欲以國際締約的義務而拘束蘇俄，實類似一種癡人說夢！弱國外交的勝利，第一是自強，第二是不要畏怯戰爭，而要時時對敵人備戰，以備不虞！

中東鐵路是蘇俄陰謀擾亂中國的根據地，我們要使中國能够走到國家建設一條路，非收回中東鐵路不可；為要使中國不為赤色帝國主義的俘虜，或白色帝國主義的死囚也非收回中東鐵路不可；為要維持遠東世界的和平及保障中國國為革命的勝利，尤非收回中東鐵路不可。此次對俄外交的手段，不論戰爭與和平，要以中東鐵路能否收回，與蘇俄對中國的陰謀能否制止為條件！

至於中俄的地形上因為有東北西北各地與俄接壤的關係，我們相信俄患絕不是

以這次爲止的。在外交上我們希望政府以後要有一貫的對俄外交政策，在國防上我們希望政府應當充實東北西北的國防。至少應於短期內完成隴海鐵路與伊蘭鐵路（依犁到甘肅蘭州）以利西北國防交通。

對 外 交 問 題

對俄問題之外交與軍備

李揚敬

一 中東問題與俄國

現在震動全國的對俄問題，就是中東鐵路問題。如果我們明白了俄國爲甚麼要和我國共同建築中東鐵路，那就自然明白這個中東路風潮發生的理由，並且可以推想該路引起國際糾紛的理由。那麼，中東鐵路建築的理由在那裡？我們可以單簡說一句：中東鐵路的建築，就是俄國東侵政策的實現，求不凍港口企圖的成功。我們知道斯拉夫民族性是強暴的，侵略的，而俄國自彼得以來數代君主，便是斯拉夫民族性的結晶體，和代表者。換句話說，就是俄國數代帝王，都極力發揮他的民族的侵略性，以謀向東西大陸實行他的帝國主義者的政策。要達到侵略的目的，不得不造成強大的陸軍和海軍。陸軍不必說，海軍方面便造就波羅的海和黑海的兩個大艦隊。却是俄國地處極北，天氣嚴寒，北部的海港，每年都經過長時候的結冰，波羅的海的艦隊，因受英法諸國之封鎖不能遊弋大西洋而減少大部分的戰鬥力，於是俄

國的注重點，便轉到黑海艦隊來。却是黑海艦隊，如不能出地中海，也祇是甕中之鱉，毫無活動能力。於是「衝出地中海」便是俄國求不凍港口第一個企圖。然而俄國黑海艦隊如能突出地中海，英國從地中海經蘇彝士運河出紅海與印度澳洲的交通線，常受威脅，英國海上霸王的地位也要動搖，這是英國萬萬不能承認的。於是明的或暗的幫助土耳其死守君士但丁堡以扼俄黑海艦隊的出路，於是黑海與地中海間之達但奈來和波斯破拉兩海峽，遂成黑海艦隊不可飛越的雷池了。

俄國西出地中海的願望，雖不能償，却并不因此而阻壓他的雄心。他一面企圖南下經波斯平原建築鐵路以達波斯灣，他方面更建築貫穿西伯利亞大平原之鐵路直達我國境以謀出渤海。由波斯南下的計劃，依舊又碰着英人的反抗而不能成功。蓋俄力南下波斯，則印度受危，英國不能不抵死反抗。惟有由西伯利亞經營遠東的計劃，工程雖大而阻力反小，俄國計劃既定，海陸并舉，勇猛進行。陸路則由西伯利亞鐵路而中東鐵路，又由中東鐵路而南滿鐵路。海道則旅順口，大連灣，皆為俄國強迫租借。海港鐵路，聯成一片，於是俄國經營遠東計劃的第一步，不能不算大告

成功。自從得到這一步成功以後，貨物可以進出自由，而遠東艦隊可以成立，俄皇尼古拉第二席捲遠東好夢，亦以為可以完成了。說到這裡我們可以了解俄國經營遠東的意義重大，同時也可以曉得中東鐵路所佔位置的重要。因為沒有中東鐵路便不能由西伯利亞鐵路直達中國的海口，也就是不能完成獲得不凍港口的任務。却是俄國突飛猛進的東侵政策，直接的正與新興的日本的大陸政策正相衝突，遂惹起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結果俄國失敗了，不能不把從中國強霸得來的旅順港口大連灣與出海要道的南滿鐵路，都非法地讓給日本，而俄國經營遠東的計劃，遂重重的受了一回打擊，同時也開了日本侵畧東三省的一個新局面，從此更增吾國無窮的憂患了。從以上的經過看來，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可以解釋從前及今後一切的中俄關係。

第一 俄國因本國氣候嚴寒有急急向國外求不凍港口以供擴張商業擴張國力的需要。

第二 俄國因西出地中海，南下波斯灣的計劃，都不能實現，遂不能不轉向遠

東求出路。

第三中東鐵路便是接連俄國西伯利亞鐵路以連中國海（不凍海）的主要連絡線。

由以上三點看來。可見中東鐵路對於俄國之經營遠東，有多麼大的關係，也就是俄國惟一希望的一條出路。俄國之必須求出路，不但在帝政時代爲然，就是在今日蘇維埃政府之下也有同一的需要。不過白色帝國主義的俄國，與赤色帝國主義之蘇俄，他們求出路——侵畧——的方法，有些不同罷了。帝俄時代的侵畧我們，是用明火打劫的手段，是縛住人家手足來宰割人的手段；現在赤俄侵畧我們的方法，是用偷偷摸摸的手段，是先傷人的臟腑，然後來宰割人的手段。可見赤色帝主義的侵畧，比白色帝國主義的侵畧手段來得更兇險，蘇俄政府雖也曾宣布過俟適當時機，放棄他中東鐵路一切利權、這不過他們侵畧的一種新策略，正圖拿這種虛偽的宣言，以騙得我們民衆的同情，其實蘇俄之需要中東鐵路，重視中東鐵路，絲毫不減帝俄時代，這回他們對我所以不顧一切，露出他們的猙獰面目來，並不是他們故意逞兇，實則我們收回中東路權，就是他們的致命傷，他們不能不抵死來力爭，所

以我們對中東路問題，希望和平解決，這是很困難的事情，縱使今回不決裂，遲早總是要決裂的，因為中東鐵路在我們不能不收回，在蘇俄亦不能不爭，結果還是一樣的決裂。

二 中東問題與日本

中東鐵路問題，是不是單係中俄兩國間的問題？若就法律上講，這個答案自然是肯定。但事實上却完全不是這樣。中東問題，不但牽涉東鄰的日本，并且波及歐美的列強，倘使中東路祇是中俄兩國間的問題，那就容易解決了，或者早就不成問題了，無如他直接間接牽涉的範圍太大，隨處有惹起列強戰爭的可能性，因此我們應付格外困難，也不能不格外小心。日本便是頭一個國家使中東鐵路陷於複雜的環境當中的。我們上頭說，俄國的東侵政策，與日本的大陸政策正相反對。俄國因為要經營遠東以謀不凍港口，遂強迫我國准許他們建築了中東鐵路。但同時新興的日本也要北進向我侵畧，日俄利害遂相衝突，我們試一讀維新後的日本史，便可知經

營滿洲之苦心了。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國力澎漲，人口增加迅速，以區區的日本小島，如何能長養滋生不絕的人民，同時日本是一個島國，缺乏一切原料，尤為在戰時感覺原料的缺乏，一受封鎖，便要餓死。所以日本為容納新生的人口計，為獲得工業上及國防上的原料計，都有向外發展的需要。尤為求得大陸上的領土，與大陸打通一氣，免至孤立海上，時時有受人封鎖的危險。所以日本大陸政策（北進政策）之能否實行，就是日本國家存亡所關。日本大陸政策之第一個目的物便是高麗，高麗獲得以後，第二個目的物便是滿洲。日本之注重滿洲，比注重高麗更甚。因為滿洲地土廣大，天產豐富，日本如果得了滿洲，一切人口過剩問題，原料欠缺問題，國防問題，都可解決了。既要經營滿洲，并要打通到達滿洲的大道。為日本北進的障礙的，便是東侵的俄國。於是在一九〇五年，奮力把俄國打敗，北進的障礙於是排除了。要知當日俄開戰時，日本對俄實無必勝的把握，不過俄國不敗，則日本不能北進，日本國力的發展根本大受限制，故拚命來冒險犧牲。幸而一戰勝俄，於是旅順口，大連灣，南滿鐵路，一切帝俄時代東侵之成績，一一讓給日本，作日本北

進的工具，日本之躊躇滿志不必說了，從此滿洲問題，幾為中日兩國不可解決的問題，中東問題，更與日本有密切關係，都在此伏脈。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看：

第一中東鐵路直接牽涉南滿鐵路，因為南滿鐵路係中東鐵路的支線，日本雖因戰勝而從俄國手上搶來，到底原來的物主，乃是中國。若中東鐵路被我國收還，則為中東鐵路支綫之南滿鐵路，根本便受動搖，在往日羽毛未豐的日本，尚且冒險與俄國抗爭，在今日羽毛已豐的日本，安肯任辛苦經營的事業，稍受損失，這便是我國要解決中東鐵路問題的第一重要難關。

第二滿洲得失之於日本，真有極大的關係，所謂關係國計民生的問題。中國如果收回中東鐵路，乃是中國國權振興的表示，乃是南滿鐵路及滿洲問題根本動搖的初步。為杜漸防微計，日本對吾國收回中東鐵路，不能不加以種種妨礙，所以從實際上講，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和俄國在滿洲的利益，本有極大的衝突，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就是因兩國利害衝突的結果。不過我們應該曉得日俄兩國在滿洲的利益，根本上雖然衝突，但為目前的利害計，也有一

時結合的可能。在俄國知道要保持中東路的地位，為將來擾亂中國的張本，非先與日本妥協不可。因為如果日本與中國連合一致去對付俄國，則蘇俄在滿洲所殘留之地位，當根本消滅，這是俄國年來傾向日本的一個主要原因；至於日本呢，他在滿洲雖可橫行暴忌，但終是一種侵畧行為，而非合法的手續。加以近來我國國民革命成功，全國統一，全民衆恢復國權的要求非常迫切，日本如要正面向中國要求權利的擴張，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惟有利用中俄在滿洲方面發生糾紛，給日本一種派兵的藉口，然後對於滿洲的霸佔，方能更進一步，且俄國既然注重滿洲，若日本與俄國現時仍站在正相反對的地位，則俄國自然也會和日本搗亂，這樣殊非日本之利，日本為利用滿洲紛亂的機會計，為免除蘇俄對他在滿蒙行動的搗亂計，都有和蘇俄暫時協調的必要。不過上頭所說，乃是推到極點講，我相信反田中政策的濱口內閣，必能比較明瞭中日兩國有一致步趨以維持東亞和平的必要，同時誠實地改變田中的錯誤的侵畧政策，而依照中日合作的方向走，這樣便無彊之麻，我們所以

有這種希望，因為知道濱口首相和幣原外相都是很了解國際大勢的人，同時對於中日共存之必要，應該有深切的認識，倘使不幸因中東鐵路之故，由中俄問題而變成中日問題，更由中日問題而變成世界問題，那時結果，恐怕不堪問了。

三 中東問題與其他列強

中東鐵路所以能擴大成世界問題，可以從三方面觀察，第一從列強的勢力平衡上看，中東鐵路除非由中俄兩國直接解決，可免牽涉外，此外如有第三國參加，無論日本或其他各國，勢必引起列強的共同干涉。大家都知道，英國對待歐洲大陸的政策，便是維持歐洲的勢力均衡。所以當德國強盛的時候，便聯法以防德、及德國敗了，法國代興，英又聯合德意以制法，人人因此都說英國的外交老辣，其實何止英國的外交是這樣，其他列強的外交政策，何嘗不是這樣。試看向來國際裁減軍備會議之難於成功，都為各國皆想自己佔軍備的優勢，而不肯站在勢力均衡的水平線上，那麼中東鐵路，如果中俄兩國不能直接解決，而有其他的野心國想利用時機

，圖謀霸佔，勢必引起列強的干涉，因為滿洲的地域，又廣闊，又肥沃，那個得了，都可增加無限的富力和戰鬥力，這是列強的不能忍受的，共同干涉，乃是必至的結果。

其次除了勢力均衡政策外，倘有門戶開放利益均等主義，足以使中東鐵路問題引動列國的干涉。我們知道，美國提出對華門戶開放主義，是為對抗清末時列強要瓜分我國的企圖，後來門戶開放說戰勝了，我國雖因此可以保存到今日，但亦因此而大開門戶，任外人出進自由，因之種種損失不少。美國當時所以提倡門戶開放，全因他在中國并無租借地，他的對中國的利益，在經濟方面，而不在於土地之獲得，直至現在，還是一樣的情形，那麼，無論何國，在中國任何方面，欲獨霸某一地段，而拒絕其他列強的分佔。那都是與門戶開放主義相反。與美國及他國的利益衝突，何況關東三省，他的供給原料和消受貨物的能力，都非常偉大，誰都不肯讓誰單獨佔有，倘使中國自己的力量不能解決中東問題時，一定列強出而參預，這是中東問題有國際性的第二個理由。

最後還有一點，更可以惹起國際注意的，便是赤化問題、蘇俄之所以拚命爭中東鐵路，固然是本着帝政時代的傳統的外交政策，求不凍港口，謀工商業及軍力的發展。但同時他們更要爭中東鐵路作他們在遠東宣傳赤化最後的根據，倘使中東路權被我國收回，那麼他們再要想在遠東推行共產主義，真是難於登天了。所以蘇俄對於中東路權，抵死與我國力爭，無非想保存他們死灰中一點殘燼，以謀日後復燃之地步。他們對我國收回路權，固然不肯退讓，縱使不意的環境使我們將中東一部分管理權讓給蘇俄，這也是不能有利於彼，因為中東鐵路自經這回事後，列國再也不能讓蘇俄重新佔領一個宣傳赤化的大本營，勢必聯合一致向蘇俄下總攻擊，這又是中東路可以惹起國際干涉的一個特別原因。要免除國際干涉而生出之種種惡果，惟有由政府行使職權，將中東路收回自管，既可免鄰國的覬覦，又可消除列強的紛爭，除此以外，再也別無良策了。

四 中俄外交忽張忽弛的原因

由上面的分析，可見中東路問題，祇有由中俄兩國直接解決，於俄國為最有利

益，否則一惹起國際糾紛，恐怕蘇俄要根本被排除出中東鐵路之外，這種事實，是很顯明的。但是蘇俄當局，似乎尙未看清他們本身的利害，因此對我的態度，便忽然緊張，忽然又和緩，最近忽又有種種挑戰的行爲。這種「譁張爲患」的手段，殊出外交的常軌，胡展堂先生稱他爲「脫綫的外交」，我簡直稱他爲流氓的外交，是最無意義的外交，除了令人討厭外，絕對生不出好效果。但本他這種外交手段，雖然笨拙，或者他們亦有不得已的苦衷，在我們看來：第一，因兩年來俄共黨內部左右派紛爭熱烈，雖然執政派一時得勝，將反對派放逐國外，到底其黨內異軍隨時有崛起的可能，這是使蘇俄政府不能積極對外的第一因。其次，在俄國內國外的白俄，時時蠢動以推翻現政府，萬一蘇俄對我有事，則白俄民衆，乘機向赤俄進攻，那是必然的事情，觀於中俄交涉的初期，便有白俄紛紛起事的新聞，這又是使蘇俄不能積極對外的第二因。最近如斯丹林因倡俄國共產黨應謀國俄獨立之議，而被第三國際開除其執行委員之職，蘇俄政府與第三國際，平時本相依爲命，至此亦不能不發生極深之裂痕，這更是蘇俄不能積極對外的第三因。再其次蘇俄因革命的結果，國

貧民困，一切軍備等等，都不完全。總想利用外交手段，以求多少的外助，在外交進行未有結果時，或尙需等待，則蘇俄對我亦有不能積極進行之勢，而不能不採用忽張忽弛的步調，以圖隱藏真相，瞞騙對方，觀於白俄近來之種種接近，說不定蘇俄所期望的外援就是日本，所以日本在南滿鐵路有積極的表示，蘇俄在我邊境，也就有強橫的表示，這未必是毫無關係，然而無論如何，蘇俄這種忽張忽弛的態度，就是外強中乾的表示。對於我政府既定的步驟，絲毫不能動搖。同時我們可以斷定，無論如何，蘇俄在中東路，必不能保持原有的地位。這個觀察，也可以從三方面說明：第一，假定我們現在已經收回的中東路權，能就此維持下去，則蘇俄失去以前的地位，自不待言，其次，假設蘇俄借日本的力量來復奪中東路，則將來享受中東路權利的，必為日本，而非蘇俄，最後即使蘇俄能獨立去奪取中東路，以作宣傳赤化擾亂東亞的根據，這一定是列強不能坐視，而聯合起來干涉，謀中東路之國際化。結果，蘇俄還是一個損失。所以我們為蘇俄計，最有利的，還是拿誠實的態度，向我直接交涉，謀妥協的解決，在我政府國民酷愛和平，必不與蘇俄以難堪，除

此以外，蘇俄若想拿流氓式的外交對我，希圖在忽張忽弛的態度中，獲得意外的利益，那祇看見他們的損失，更證明他們的笨拙。

五 我國對俄之軍備問題

對俄問題中的外交問題，可以從上面所講的幾章裡得到大概。同時我們也可以認識這小小的一個中東鐵路問題，可以引起怎樣的一種複雜的外交關係。從這種複雜的關係中，時時可以惹起極大的國際的糾紛。我們知道政治問題，多是一種極複雜的問題，尤其是國際政治問題更是複雜而變化莫測，常常以一小小的問題，可以牽起世界上極大的波瀾，震動全世界的歐洲大戰，其起因祇由於南歐一小國塞爾維亞境內奧太子被刺，那麼，我們今日之中東鐵路問題，他日變化到怎麼一個田地，我們今日正難預測。何況以蘇俄政府態度之詭變，及他們國民性之兇暴，加以近日俄軍頻頻在邊境騷擾，那誰也不敢決定中東問題永無破裂的一天，我們本到古人「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的思想，作一種「知己知彼」的考慮，正是我們應有的覺悟。

。因此我們對於對俄軍備這一個問題，不能不下相當的研究了。我們對俄軍備，大約可由下列幾點分析討論。

第一對俄兵力之決定

蘇俄陸軍雖號稱百萬，但他們一方面要駐防歐亞兩洲延長的國境，他方面要鎮壓國內反對派的活動，所需的兵力，便很不少，那麼，他們能够抽調得出來對付遠東的軍隊，實在無多。加以我國現時民氣激昂，人人都想同俄國決一死戰，所以在陸軍方面，我們很覺得綽有餘裕。海軍呢，以我們調查所得，先是拿我們東北第三艦隊，便可以抵禦蘇俄的東方艦隊；惟有空軍方面，我們應極大的整頓和擴充計劃。現在世界各國都拼命謀擴充航空事業和航空軍備，因為空軍的勢力，可以左右海陸兩軍。謀空中的防禦，固然重在空軍，就是謀陸地的防禦，和海上的防禦也無不着重空軍。倘使空軍的勢力充足，則海軍的勢力雖弱，可以由空軍控制敵人；陸軍的勢力雖不足，亦可由空軍幫助。惟有空軍若是勢力不充足，則海陸兩軍皆失了重大的掩護，處處有被敵人襲擊的危險，并就我國地勢來講，由西北到東北一帶，與蘇俄接界，延長數千里，乃是最適宜於空軍活動的

地帶，我們現在應該將全國現有的航空材料集中整理，并從速購置飛機，以謀擴充；同時更應謀設飛機製造廠，以備戰時需用，而免受入限制，這種設備完竣以後，將空軍的主力分置在北平，瀋陽，和蘭州幾處地方，更在前方要地增設前進着陸場，似此空軍有了相當的準備，對俄作戰必有切實的把握。

第二軍隊之配置

配置軍隊與作戰地點，極有關係；而決定作戰地點，

又與戰畧之採用互相連帶。近日我國民衆對於對俄備戰，大家都注重在東北一方面，而忽畧了西北一方面。最大的原因，大概看見東北交通發達，物質豐富，加以連年以來，東三省苦心經營，軍備絕非西北貧瘠荒涼的地帶可比，因此大家都注視到東北來，這也難怪。但是我們如果當真與俄國開戰，假定以北滿爲作戰地點，試問我們能否在北滿運用自由，而絕無別種意外或意中的阻力？祇要上看頭所述中東鐵路之複雜外交關係，便可明白；更從客觀方面看，倘使蘇俄在北滿及新疆兩方面各以一部分兵力希圖佔領，而將遠東軍的主力進入外蒙佔據庫倫，南窺北平，我們爲注重東北的關係，必至弄到對西北的被侵，手足無措！若是從另一方面着想，我們

以主力經庫倫，滿洲里以襲赤塔及上烏丁斯克，截斷歐俄與東俄的聯絡以後，貝加爾州爲決戰地點，則蘇俄侵我東北之兵力，必至大受牽動。明白了這一層，則我們配置軍隊的計劃，西北自伊犁，塔城，科布多，烏里雅蘇台，至北部之庫倫，克魯倫，滿洲里，東北自海拉爾，齊齊哈爾，哈爾濱，以至寧古塔，均須有相當兵力扼守。而在迪化，哈密，張家口，吉林，長春，瀋陽等處，更要有強大的部隊以爲援應，這樣一來，作戰區域既定，則其他兵力的分配，編制的規劃，以及給養問題，運輸問題，都不難迎刃而解了。

第三交通之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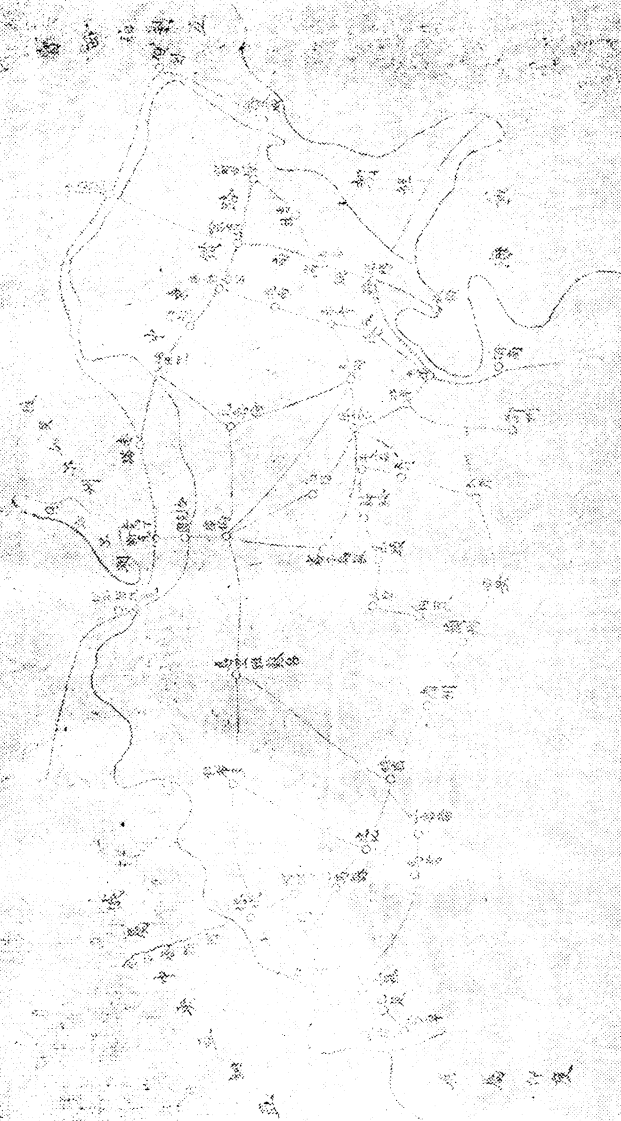
從西北方面講，新疆地方遼濶，交通不便，前清西北鐵道計劃以撞洛路爲幹線，延長至陝西甘肅，以達新疆，由新甘交界的猩猩峽入境經過哈密土魯番境內，再由這裡分爲兩路：（A）路繞天山北路至烏魯木齊，更向西行至烏蘇，以烏蘇作中站，再由烏蘇分兩路：一西出精河以至伊犁，一北出阿雅綽爾以至塔城，總稱爲山北線。（B）路由焉耆經過阿克蘇巴楚莎車以至疏勒，總稱爲天山南線。但是這個西北鐵路計劃，祇是計劃而止，並沒有實行，到了現在，我國旅

行新疆的常常假道西伯利亞鐵路到托波爾斯克站下車，然後溯厄爾齊斯河上流至阿爾泰入境，這不過是在平時，非武裝的人民旅行的變通辦法，若是一旦與蘇俄開戰，要想由內地派遣軍隊增援，則不知要怎麼多的時候方能達到目的地。況且現在蘇俄在建築中的中亞新鐵道，預定於明年冬季完成此路，完成之日，便是新疆多事之日，不難因此而新疆非爲我有，所以我們如果放棄西北，那便無話可說，如果我們要保全西北，鞏固邊防，嚴修軍備，非加急急造成伊蘭鐵路不可。更從北蒙講，由張家口到庫倫的道路，雖有三條：一是由張家口經賽爾烏蘇庫倫以達恰克圖，這是官道；一是由張家口烏得以達庫倫，這是商道；更有由張家口經萬順以達庫倫的一條路，這是牛車路。但是這種舊式道路，交通非常不便，如果張庫鐵路一日不築好，則我國對北方軍事政治，皆將感受極大的困難。民國以來，初則庫倫倡言獨立，繼則外蒙被煽外向，都是因北方交通不便，鞭長莫及，政府無法控制所致。反之，俄國由西伯利亞鐵路由上烏丁斯克南下，經恰克圖以達庫倫，他們的利便「真是不可同年而語。」所以我們今日要講對俄備戰，尤應急促成張庫鐵道。我們要保全

北方的國土，尤不能因自己的事濟困難或邊事不迫，而推延了這種國命所關的工作。萬一事前不先預備，等到「臨渴掘井」那真是「悔之已晚」。我願因這回對俄問題作我政府及國民一種興奮劑，鼓動我們鞏固北部邊防計劃，早日實現，那是作者所最歡喜不過的事情！

以上所講各種軍備問題，都是作戰上必要的處置。此外為謀北部國境長久安寧計，則建築要塞，屯田實邊種種計劃，都是應該次第舉行。至于近代所謂戰爭所謂國防，不止限于海陸空的軍力，或種種軍事的設備，而實在有全國總動員的趨向。一切物質方面之種種原料器械，精神方面種種思想，學術，技能，都直接間接與軍事有極大的關係，我們都一概不能忽視。而況對俄問題，實不止是對俄便了，戰端一開，說不定牽連一國兩國，或列強，那麼我們所謂對俄軍備，實不止對俄備戰的一個系統問題呵！願我國人對此點特別注意！（附圖一）

五 引 松 尾 尾 狀



五 引 松 尾 尾 狀

六 對俄問題與我國國民革命之前途

總括上面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曉得中東問題是怎樣複雜的一個外交問題，應付稍一不當，不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惹起國際上無窮的糾紛；並且令我國國民革命前途根本上受重大的打擊，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次對俄問題的勝敗，爲我們國民革命前途的生死關頭這是我們大家應該澈底認識的，我們知道中東鐵路是我們被侵略的一種結果，是與領事裁判，關稅限制租界租借地等，同爲列強對我們的掠奪物。如要提高我們國際地位，恢復我們的國際自由，非把這種種掠奪物，一一收回來不可，那麼，我們對領事裁判，海關限制，租界租借地等等牽涉的範圍更廣，與列強衝突更多，而阻力更大的問題，都要設法解決，而對於特殊的單獨的中東鐵路，絕不能有任其繼續帝俄時代侵略的痕跡，更供蘇俄作宣傳赤化根據的道理。況且廢除不平等條約爲我國國民革命的最大目的，如果我們對於區區一個中東路問題尙不能得到公道的解決，無異表示我們仍舊屈伏在赤色帝國主義者威力之前，而對於白色

帝國主義者更大的威力，當然祇得照樣的屈伏，那麼領事裁判權不能取消，關稅限制不能打破，一切租界租借地也不能收回。簡言之：列強對我一切不平等條約可以依舊存在，這便是國民革命死刑的宣告，是中華民族能力破產的表旌，所謂中華民族獨立問題祇不過如海市蜃樓之偶然一現，而終沉淪于無何有之鄉了。然則我們這回全國奮起謀與蘇俄對抗，所爭的不但是在區區中東一條鐵路，而實在為中華民族獨立運動解放運動求出路。明白了這一點，方纔能曉得我們對俄備戰的熱烈的主張乃是為民族爭存亡的一種不得已的主張，並不是一種站在隔岸觀火災，唱出的高調子！

此外我們更應該曉得向外作戰是恢復國權必不可免的一個階段，而恢復國權，又是國民革命的一個重要目的。我個為甚麼要去革命？就是要恢復我們因被人侵畧而喪失的種種權利，要恢復我們的國際自由和國際平等，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一定盡力去擴大革命的力量，那麼革命的力量擴大一天，與侵畧我們的列強衝突的機會也增多一天；侵畧的力量與抵抗侵畧的力量常常立在相反的地位，結果也祇有出于衝突——戰爭。拿這個理由來觀察中東鐵路問題，自然知道除非俄國願意放棄霸

估中東路的野心，否則中俄必不免有因此而衝突的一天。雖然俄國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時曾經兩次宣言自動的拋棄帝俄時代在華掠得的一切權利，然而屬於這種權利的中東鐵路大部份的管理權還是在俄人手上。那麼照道理上講，自動宣言以平等待我（？）之蘇俄尙且死力撐持侵畧的餘跡，而不能以真實的平等待我，則其他明目張胆以不平等待我的白色帝國主義者，希望他們刮目洗心，放棄他以暴力獲得的權利，不是更難於登天嗎？所以這回中東鐵路問題，不祇是收回一條鐵路或某一部分利益的問題，而是爲中華民族獨立求出路的問題，是整個的國民革命生死關頭的問題，我們能否把中東路權爭回，就是我們能否恢復國權的試金石！我們努力去爭中東路，造就了恢復國權一個光榮的出發點，爲中華民族獨立求一條廣大的出路！

中國國民黨廣東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

出版叢書目錄

- 一·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問題
- 二·五月革命資料
- 三·討桂宣傳集
- 四·討馮宣傳集
- 五·七項運動宣傳綱要
- 六·俄國侵畧中國領土圖表
- 七·中俄外交經過及其史料
- 八·對俄外交問題
- 九·中東鐵路與遠東問題
- 十·對日外交問題（印刷中）
- 十一·領事裁判權的撤廢問題（編印中）
- 十二·裁兵與建國（編印中）
- 十三·興中會革命史要（編印中）